

乾隆 973 中、英 雙語字典

QianLong 973 Bilingual Dictionary

Chinese English

中華語文津梁

對中國文字繁、簡的審思

本文摘自乾隆華文信函教材“認識學習華文特色 15 函”中之第十四函：認識中華文字之繁化與簡化，第九節。

中國歷史悠久，文化深邃，至今文言白話，常人已成斷代，但文字形音義不變，則學者仍可自行探索中文，若字隨音變，則為自棄文化。嘗見日韓二國，對華文俗稱漢字^[1]，已有同形異義之爭^[2]，如 1991 年南韓成立“國家漢字研討會”，迄今已開會十餘次！華文史為中國週邊國家所用，絕無統一之說，2007 年會中所提“簡體字與繁體字和諧共處”的觀點，僅為中臺港澳而言，這不應包括其他國家。如對繁體字大陸廢止，日韓拾取據為己有，若然百年後恐有「中華文字成外來語」、抑或「中華文字源自韓日之說」出，茲為未雨綢繆計，以附註短文^[3]為例，可見一斑，重對繁簡字之思考：

1. 原有繁體 39 個字禁止使用，其中多數皆昔人普識，古籍常見字，如今驟爾廢止，此令禁得今人，不及古人，今人受制於禁字，連同同音代替、合併，白字扶正，字形改造等故，逐使今之大學生不識古書，不知執古御今，誠文化之大損失也。
2. 查文字自古只有自然死字，自生增字，未有以政令硬性廢字者，故康熙字典乃得集字 47,035 個，中文大辭典亦得集字 49,888 個。
3. 據統計，台灣高中學生識字 5,832 個，大學生識字 6,000-7,000 個，而古典經史子集：老子道德經 5,320 言，僅生字 825 個；論語 12,824 字，常用生字僅 845 個；宋訂十三經，共 589,283 字，生字僅 6,544 個，故認字 7000，研讀中華文化，一切日用，俱足矣，故曰：「中文字多，不是用多。」
4. 至於所識 7,000 字中，可分口語字與語文字二類，二者教學用字，雅俗有別，先後有序；例如問青年人（老人）年齡，口語白話是：「你今年幾歲？」用語文則：「今年貴庚（高壽）？」故外國人學華語，應乎學習目的，對 7,000 字中字，亦應於教材中作適當配合、選擇（坊間常見 3000 字 1000 句之教材，只作交遊用，不能為厚植興趣，治學基礎。）此即口話與語文之大別，有志中文者，不可不慎於始學也。

5. 繁體字數一般學生辭典約載有一萬單字，簡化字表共有簡化 2,235 字，其中扣除草書楷化 1,445 字，只有 790 個字，如果再扣除俗體、異體字，所餘不過 540 字，以較學生字典，簡化字不過佔其中之 1/20，然簡體字大多為常用字，故可肯定說：簡化字是現代中國資訊傳播之工具字為應用字。繁體字是中國自漢迄今之原字、母字，仍是中華文化主體。原字有形兼音義之本質，簡化字只是符號代字，已失形聲連繫之功，其分化混同，已令人莫知辯正，而聲近相混，同聲代替，更零亂難知矣，I 故真心學習中文，還自繁體始，使學者「既知其繁體，以知其簡體」，則治中華語文，方可古今相通，就不會因簡字之誤解而枉費功夫，貽害成果。
6. 古人以行、草書為簡化字體，既形美，又寫快，不像簡化字作詩寫聯不宜，掛起來也不中看。故學習書法，亦當自繁體字入手。
7. 提筆寫字，每能代表知識水平，一個有身份地位者，如出手寫字儘多「白字」、代替字，必會遭人訕笑，因為台灣小學四年級學生已識字 1,911 個，國中生更識字 5,114 個，二者皆能一眼判知正誤也。

總之，消除文盲之法不僅是簡化字體，應從字的重新分析，並配合現今科技，與英文方法接軌，方為上策。故為了實用，既學中文會說，必須同時學字會寫，才是真能人高手。

[1] (摘自乾隆 973 字典)

漢字 - 日本人稱中國字為漢字，此說與中國專指漢碑書體言有大不同。

漢語 - 日本人稱中國語言為漢語。古日本自稱倭奴國，受漢光武帝封賜國號金印及百物，日人遂凡百得自漢帝所賞，皆冠「漢」字，迄今成習，中國清末東渡經商求學者歸國，引日語自稱「漢人、漢字、漢語」等，殊失中文本義。以上諸說，皆不符中國史實，奈以外人隨日本人積非成是，國人亦隨之人云亦云，自亂名實。

[2] 日本古稱倭人，本無文字，日本文字中，唐以後竊中文作「同形、異義、別音」之挪用，非驢非馬，以為「東洋文化」，故見日文漢字不可逕作華字解，如其「便紙」非草紙，其「便急宅」，非流動廁所然。今其用字已達 1985 個，皆「字同、音殊、義異」，觀其逐年增字率，不出十年必逾 2000 字，在此情形下，大陸不宜「禁用繁體字」，憑白將楷字送日本人，充為日本字，故為保護民族祖先文化遺產之完整性與歷史責任，亟應再作修正，復楷書為「學術體」。

[3]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，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。最初稱《詩》，漢代儒者奉為經典，乃稱《詩經》。他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。詩經“六義”指的是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，前三個說的是內容，後三個說的是手法。

乾隆 973 中、英 雙語字典

QianLong 973 Bilingual Dictionary

Chinese English

中華語文津梁

簡化字之構造

本文摘自乾隆華文信函教材“**認識學習華文特色 15 函**”中之第十四函：**認識中華文字之繁化與簡化**，第八節：大陸新制簡化字法令法則。

簡化字自古即有，但簡化過程並不減少中國字庫，反而不斷的在增加。然新中國建立，鑒於全國文盲佔人口比率過高，為了消除文盲，提升識字率，乃於一九五六年推行口語文字簡化方案，又於一九八六年先後發佈三個文字簡化表，合計簡化基本字 569 個，共衍生簡化字 2,235 個，如扣除草書楷化 1,445 字，古死字復活者 17 個，古有俗體字及白字真除者 220 個，取輪廓近似或特徵以替全字者 80 個外，則所餘 553 字，即大陸所謂基本簡化字，於 1993 年公佈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，列有 1,027 個異體字。

查今之簡化字構造，乃以下列八法而成：

- 一、自古有俗體、異體字之筆劃少者，使其扶正，如：淚 → 泪；網 → 网；傑 → 杰等；同音合併，如：餘 → 余；穀 → 谷；佈 → 布等，不免字義混淆。
- 二、取草書中，普通易識之字形為簡字：大陸簡化字中，凡取 14 個草書楷體化之部首偏旁，如此移花接木，殊失草韻美感。本法除大量用於部首偏旁外，間亦用於字體中間，如：書 → 书；長 → 长；馬 → 马等。
- 三、文字同音異體，部份合併：合併即以白字代正字，如以「后」代「後」而減「後」，殊失古字原義本質，令人莫知辯證，而有迷亂之失，如：髮、發 → 发；儘、盡 → 尽等。
- 四、改變或省略楷體左旁部首，如：體 → 体；塵 → 尘；竈 → 灶等。
- 五、將古字之筆簡「死字」復活，以為新字，此類古字，唐宋以來在楷行書法中已不用，所謂「死字」是也，如說文解字中有而今不用之字，皆屬之，今通常於字典筆劃字後附記之。今大陸將此等字從康熙字典中選出以為簡字、正字，故謂死字復活今用。
- 六、自正楷字之部份特徵，或輪廓代替全部，取以為簡化字。此法本是象形字造字法之一，亦即古簡體字，其字由觀察者所處位置，對所觀察物體角度不

同，如仰觀日月作 ○ ☾，俯觀水作 𣶒，後視車作 𨋖，正視山作 𡵓，側視馬作 𨋖。

七、改變或省略楷字右旁音母，以同音簡字體替代，潔 → 洁；鄰 → 邻；極 → 极，或者同時改變楷字左旁部首及右旁音母，以同音簡字體替代，如：護 → 护；驚 → 惊；膚 → 肤；等。

八、符號造字：此乃本無其字，特意以符號造之，或本有其字，特以符號損之，皆無中生有，出於六書法之方便體。如：對 → 对；觀 → 观；風 → 风；鄰 → 𠂔；累(通纍) → 𦉳等。首先以符號代替字中筆劃重複部份，始見於東周(476 BC)古老子經^[1]（見附圖一）及戰國「行氣玉銘」，（見附圖二）其次多行之於南北朝人「寫經手卷」，今甚于昔。

^[1] 古文字老子經集字說明：

漢許慎說文解字敘、漢劉向漢書藝文志，皆稱：「周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，與孔壁中文字亦異體」。

故孔子論語、左氏春秋，當時必皆為古體文，今孔、左之古文字，因隸楷興而亡之矣。幸梁陶弘景尋得古文老子，四傳至唐司馬承禎，以三體書呈唐玄宗，賜名「老子真本」，承禎晚隱天台桐柏宮，建經幢漆書古文老子經為鎮宮之寶(禁不外傳)。迄北宋鄭國公夏竦，好古文奇字及文學，著古文四聲韻五卷，奉敕錄得古老子經真本單字，保存至今（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），誠民族文化瑰寶也，今摘錄其單字數十個為插圖，用徵古文字演變與韻趣，其中「鄰」字作 𠂔、「纍」字作 𦉳，為華文有同音符號代替字之祖，較戰國行炁玉銘猶早 300 年，如果這個「○」和公元前 2650 年之青海樂都陶文化上之「○」，同亦作計數之「○」，則世界創造「○」者是中華民族，而不是後來之阿拉伯人了。又卮、卣亦見樂都文化陶片中，故卮非印度佛教於公元前 500 餘年所創造。凡此均足証中華文化源遠流長，獨步領先于世界文化古國也。

又：象形文字，以今觀昔，多為符號文字，而同音符號代替字，應在「有字而異體同音」之後，故其生也晚于西周。

鄰 抱 極 德 早 使 聚 與 皆 胞 畏 累 保 臨 唐
𠂔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
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
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

附圖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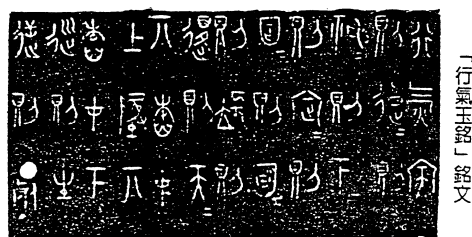
除常用異體、簡體字外，餘皆仍為繁體字，由於此不足千數新字體，捨古人作簡字法，遂盡失繁體字特有之效果，上列八法中又以下列三法最為人詬病，並造成與固有歷久不變之原字間，字體變形，字義混淆、訛誤、差失，舛慙等缺失。

第一為其字獨重拼音而棄形義，以同音字取代或取消相應之繁體字後，如同音代替之以「后」代「後」，以「余」代「餘」，以「里」作「裏」，以「面」代「麵」，以「奸」代「姦」等莫不謬以千里，如此白字扶正，以作簡化，實為減字，於文字學上，難自圓其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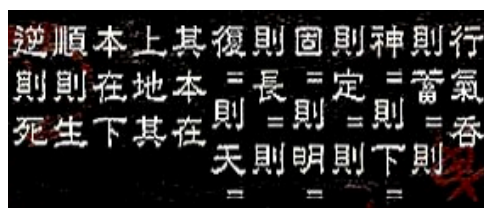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同音合併，如蒙、晷、朱、台等字，各有以做右旁而衍生之十餘字，但合併只併 10 字中 1~2 字，餘皆一仍其舊，(倘學者本此 1~2 字之檢法，同類相推，豈不文字大亂?) 故同音合併，是字不勝併，法又無規之減字法。

最後符號代替，是無中生有，亦以有作無，如「開」字用草書楷化應作 𠂔 即簡化，而竟再簡之作「开」(此古字原讀音為 Yán，今強改為 Kāi)，遂成符號字，如此簡而化之，真是匪夷所思，所幸再簡之字不多，否則又起一亂。

大陸於一九九三年國務院明令，異體文字，停止使用，簡化字總表公佈實施。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簡化字總表。



拓本



釋文

戰國「行氣玉銘」十二面棱柱狀，每面三字及符號，共四十五字。(天津博物館藏)

附圖二